

艺术三昧
音乐会

丰子恺 王安忆 等◎著

惟有在艺术中，人类解除了一切习惯的迷障，而表现天地万物本身的真相。画中的朝阳，庄严伟大，永存不灭，才是朝阳自己的真相。画中的田野，有山容水态，绿笑红颦，才是大地自己的姿态。

陈子善 蔡翔◎编

同题散文经典

艺



人民文学出版社

艺术三昧
音乐会

丰子恺 王安忆 等◎著

陈子善 蔡翔◎编

同题散文经典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三昧 音乐会 / 丰子恺等著; 陈子善, 蔡翔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同题散文经典)
ISBN 978-7-02-012700-9

I. ①艺… II. ①丰… ②陈… ③蔡… III. ①散文集
—中国—现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0657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尚 飞
装帧设计: 李 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700-9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编辑例言

中国素来是散文大国，古之文章，已传唱千世。而至现代，散文再度勃兴，名篇佳作，亦不胜枚举。散文一体，论者尽有不同解释，但涉及风格之丰富多样，语言之精湛凝练，名家又皆首肯之。因此，在时下“图像时代”或曰“速食文化”的阅读气氛中，重读散文经典，便又有了感觉母语魅力的意义。

本着这样的心愿，我们对中国现当代的散文名篇进行了重新的分类编选。比如，春、夏、秋、冬，比如风、花、雪、月……等等。这样的分类编选，可能会被时贤议为机械，但其好处却在于每册的内容相对集中，似乎也更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

这套丛书将分批编选出版，并冠之以不同名称。选文中一些现代作家的行文习惯和用词可能与当下的规范不一致，为尊重历史原貌，一律不予更动。考虑到丛书主要面向一般读者，选文不再注明出处。由于编选者识见有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遗珠之憾也将存在。这些都只能在日后逐步弥补，敬请读者诸君多多指教。



目录

竹阴读画	郭沫若	1
生活与艺术	周作人	7
我与书艺	台静农	10
湘西苗族的艺术	沈从文	13
艺术与战争	张恨水	18
大发议论	老舍	26
昆曲	叶圣陶	32
艺术三昧(外四篇)	丰子恺	36
谈音乐(外二篇)	张爱玲	60
京瓦伎艺	曹聚仁	95
元旦演剧记	苏青	102
听琴	陈西滢	107
秧歌	柯灵	112
直通人心的世界语	萧乾	116
下棋	梁实秋	119
北平的地台戏	孙犁	122
家书二封	傅雷	125



艺

音乐和我	白桦	130
风庐乐忆	宗璞	134
看画	汪曾祺	137
深巷里的琵琶声	陆文夫	141
说书人	姜德明	145
说书艺术写新篇	流沙河	150
长笛如诉	张承志	154
牧童短笛	刘心武	165
音乐会	王安忆	168
欣赏莫扎特	赵鑫珊	184
音乐的叙述	余华	187
马戏与杂技	周晓枫	201
文艺杂话	梁遇春	211
抱一把胡琴	司马中原	214
皮影戏	金受申	217
二胡与提琴	毕志光	220
艺术不是奢侈品	恺蒂	223
一位琴师的背影	刘连群	228
浪迹街头的艺人	翟鸿起	232

竹阴读画

◎郭沫若

傅抱石的名字，近年早为爱好国画、爱好美术的人所知道了的。

我的书房里挂着他的一幅《桐阴读画》，是去年十月十七日，我到金刚坡下他的寓所中去访问的时候，他送给我的。七株大梧桐树参差地挺在一幅长条中，前面一条小溪，溪中有桥，桥上有一扶杖者，向桐阴中的人家走去。家中轩豁，有四人正展观画图。其上仿佛书斋，有童子一人抱画而入。屋后山势壮拔，有瀑布下流。桐树之间，补以绿竹。

图中白地甚少，但只觉一望空阔，气势苍沛。

来访问我的人，看见这幅画都说很好，我相信这不会是由于我的谀辞。但别的朋友，尽管在美术的修养上，比我更能够鉴赏抱石的作品，而我在这幅画上却享有任何人所不能得到的画外的情味。

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沫若先生惠临金刚坡下山斋，入蜀后最上光辉也。……

抱石在画上附题了几行以为纪念，这才真是给予了我“最上光辉”。

我这一天日记是这样记着的：



十月十七日，星期日。

早微雨，未几而霁，终日曇。因睡眠不足，意趣颇郁塞。……

十时顷应抱石之约，往访之，中途遇杜老，邀与同往。抱石寓金刚坡下，乃一农家古屋，四围竹丛稠密，颇饶幽趣。展示所作画多幅，意思渐就豁然。更蒙赠《桐阴读画》图一帧，美意可感。

夫人时慧女士享以丰盛之午餐。食时谈及北伐时在南昌城故事。时慧女士时在中学肄业，曾屡次听余讲演云。

立群偕子女亦被大世兄亲往邀来，直至午后三时，始怡然告别。……

记得过于简单，但当天的情形是还活鲜鲜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面的。

我自抗战还国以后，在武汉时代特别邀了抱石来参加政治部的工作，得到了他不少的帮助。武汉撤守后，由长沙而衡阳，而桂林，而重庆，抱石一直都是为抗战工作孜孜不息的。回重庆以后，政治部分驻城乡两地，乡部在金刚坡下，因而抱石的寓所也就定在了那儿。后来抱石回到教育界去了，但他依然舍不得金刚坡下的环境，没有迁徙。据我所知，他在中大或艺专任课，来往差不多都是步行的。

我是一向像候鸟一样，来去于城乡两地的人，大抵暑期在乡下的时候多，雾季则多住在城里。在乡时，抱石虽常相过从，但我一直没有到他寓里去访问过，去年的十月十七日是唯一的一次。

我初以为相隔得太远，又加以路径不熟，要找人领路未免

有点麻烦；待到走动起来，才晓得并不那么远。在中途遇着杜老，邀他同行；他是识路的，便把领路的公役遣回去了。

杜老抱着一部《淮南子》，正准备去找我，因为我想要查一下《淮南子》里面关于秦始皇筑驰道的一段文字。

我们在田埂上走着，走向一个村落。金刚坡的一带山脉，在右手绵亘着，蜿蜒而下的公路，历历可见。我们是在山麓的余势中走着的。

走不上十分钟光景吧，已经到了村落的南头。这儿我以前是走到过的，但到这一次杜老告诉我，我才知道村落也就叫金刚坡。有溪流一道，水颇湍急，溪畔有一二家面坊，作业有声。溪自村的两侧流绕至村的南端，其上有石桥，名龙凤桥。过桥，再沿溪西南行，不及百步，便有农家一座，为丛竹所拥护，葱茏于右侧。杜老指出道，那便是抱石的寓所了。

相隔得这样近，我真是没有想出。而且我在几天前的重九登高的时候，分明是从这儿经过的，那真可算是“过门而不入”了。

竹丛甚为稠密，家屋由外面几乎不能看出。走入竹丛后照例有一带广场，是晒稻子的地方，横长而纵狭。屋颇简陋并已朽败。背着金刚坡的山脉，面临着广场，好像是受尽了折磨的一位老人一样。

抱石自屋内笑迎出来了，他那苍白的脸上涨漾着衷心的喜悦。他把我们引进了屋内。就是面临着广场的一进厅堂，为方便起见，用篱壁隔成了三间。中间便是客厅，而兼着过道的使用，实在不免有些逼窄。这固然是抗战时期的生活风味，然而中国艺术家的享受就在和平时期似乎和这也不能够相差得很远。



我们中国人的嗜好颇有点奇怪，画一定要古画才值钱，人一定要死人才贵重。对于活着的艺术家的优待，大约就是促成他穷死，饿死，病死，愁死，这样使得他的人早点更贵重些，使得他的画早点更值钱些的吧？精神胜于物质的啦，可不是！

抱石，我看是一位标准的中国艺术家，他多才多艺，会篆刻，又会书画，长于文事，好饮酒，然而最典型的，却是穷，穷，第三个字还是穷。我认识他已经十几年了，他的艺术虽然已经进步得惊人，而他的生活却丝毫也没有改进。“穷而后工”的话，大约在绘事上也是适用的吧？

抱石把他所有的制作都抱出来给我看了，有的还详细地为我说明。我不是鉴赏的事，只是惊叹的事。的确也是精神胜于物质，那样苍白色的显然是营养不良的抱石，哪来这样绝伦的精力呵？几十张的画图在我眼前就像电光一样闪耀，我感觉着那矮小的农家屋似乎就要爆炸。

抱石有两位世兄，一位才满两岁的小姐。大世兄已经十岁了，很秀气，但相当孱弱，听说专爱读书，学校里的先生在担心他过于勤黽了。他也喜欢作画，我打算看他的画，但他本人却不见了。隔了一会他回来了，接着，立群携带着子女也走进来了，我才知道大世兄看见我一个人来寓，他又跑到我家里去把她们接来了的。

时慧夫人做了很多的菜来款待，喝了一些酒，谈了一些往事。我们谈到在日本东京时的情形。我记得有一次在东京中野留学生监督周慧文家里晚餐，酒喝得很多，是抱石亲自把我送到田端驿才分手的。抱石却把年月日都记得很清楚，他说是：“二十三年二月三日，是旧历的大除夕。”

抱石在东京时曾举行过一次展览会，是在银座的松坂屋，

开了五天，把东京的名人流辈差不多都动员了。有名的篆刻家河井仙郎，画家横山大观，书家中村不折，帝国美术学院院长正木直彦，文士佐藤春夫辈，都到了场，有的买了他的图章，有的买了他的字，有的买了他的画。虽然收入并不怎么可观，但替中国人确实是吐了一口气。

我去看他的个展时是第二天，正遇着横山大观在场，有些随员簇拥着他，那种飘飘然的傲岸神气，大有王侯的风度。这些地方，日本人的习尚和我们有些不同。横山大观也不过是一位画家而已。他是东京人，自成一派，和西京的巨头竹内栖凤对立，标榜着“国粹”，曾经到过意大利，和墨索里尼握手。他在日本画坛的地位真是有点显赫。自然，日本也有的是穷画家，但画家的社会比重要来得高些，一般是称为“画伯”的。

抱石在东京个展上摄了一些照片，其中有几张我题的诗，有一张我自己在看画时的背影。他拿出来给我们看了，十年前的往事活呈到了眼前，颇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趣。

我劝抱石再开一次个展，他说他有这个意思，但能卖出多少却没有一定的把握。是的，这是谁也不敢保证的。不过我倒有胆量向一般有购买力的社会人士推荐；因为毫无问题，在将来抱石的画是会更值钱的。

午饭过后杂谈了一些，李可染和高龙生也来了，可染抱了他一些近作来求抱石品评。抱石又把自己的画拿出来，也让二位鉴赏了。在我告辞的时候，他检出三张画来，要我自己选一张，他决意送我，我有点惶恐起来。别人的宝贵制作，我怎好一个人据为私有呢？我也想到在日本时，抱石也曾经送过我一张，然而那一张是被抛弃在日本的。旧的我都不能保有，新的我又怎能长久享受呢？我不敢要，因而我也就不敢选。



然而抱石自己终把这《桐阴读画》选出来，题上了字，给了我。

真是值得纪念的“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抱石送我们出了他的家，他指着眼前的金刚坡对我说：“四川的山水四处都是画材，我大胆地把它采入了我的画面，不到四川来，这样雄壮的山脉我是不敢画的。”

“今天的事情，你可以画一幅‘竹阴读画’图啦，读画的人不是古装的，而是穿中山装的高龙生、李可染、杜守素、郭沫若，还有夫人和小儿女。”我这样说着。

大家都笑了。大家也送着我们一直走出了竹林外来。

当到分手的时候，抱石指着时慧夫人所抱的两岁的小姐对我们说：“这小女儿最有趣，她左边的脸上有一个很深的笑窝，你只要说她好看，她非常高兴。”

真的，小姑娘一听到父亲这样说，她便自行指着她的笑窝了，真是美，真是可爱得很。

时间很快便过去了，在十月十七日后不久，我们便进了城；虽然住在被煤烟四袭的破楼房里，但抱石的《桐阴读画》却万分超然地挂在我的壁上。任何人看了都说这幅画很好，但这十月十七日一天的情景，非身受者是不能从这画中读出来的。因而我感觉值得夸耀，我每天都接受着“最上光辉”。

生活与艺术

◎周作人

《契诃夫书简集》中有一节道(那时他在爱琿附近旅行),“我请一个中国人到酒店里喝烧酒,他在未饮之前举杯向着我和酒店主人及伙计们,说道‘请。’这是中国的礼节。他并不像我们那样一饮而尽,却是一口一口地啜,每啜一口,吃一点东西;随后给我几个中国铜钱,表示感谢之意。这是一种怪有礼的民族……”

一口一口地啜,这的确是中国仅存的饮酒的艺术:干杯者不能知酒味,泥醉者不能知微醺之味。中国人对于饮食还知道一点享用之术,但是一般的生活之艺术却早已失传了。中国生活的方式现在只是两个极端,非禁欲即是纵欲,非连酒字都不准说即是浸身在酒槽里,二者互相反动,各益增长,而其结果则是同样的污糟。动物的生活本有自然的调节,中国在千年以前文化发达,一时颇有臻于灵肉一致之象,后来为禁欲思想所战胜,变成现在这样的生活,无自由、无节制,一切在礼教的面具底下实行压迫与放恣,实在所谓礼者早已消灭无存了。

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别无道路,有之则是禽兽之下的乱调的生活了。生



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蔼理斯对于这个问题很有精到的意见,他排斥宗教的禁欲主义,但以为禁欲亦是人性的一面,欢乐与节制二者并存,且不相反而实相成。人有禁欲的倾向,即所以防欢乐的过量,并即以增欢乐的程度。他在《圣芳济与其他》一篇论文中曾说道,“有人以此二者(即禁欲与耽溺)之一为其生活之唯一目的者,其人将在尚未生活之前早已死了。有人先将其一(耽溺)推至极端,再转而之他,其人才真能了解人生是什么,日后将被纪念为模范的高僧。但是始终尊重这二重理想者,那才是知生活法的明智的大师……一切生活是一个建设与破坏,一个取进与付出,一个永远的构成作用与分解作用的循环。要正当地生活,我们须得模仿大自然的豪华与严肃。”他又说过,“生活之艺术,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和取与舍二者而已,”更是简明地说出这个意思来了。

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所谓礼。斯谛耳博士在《仪礼》序上说,“礼节并不单是一套仪式,空虚无用,如后世所沿袭者。这是用以养成自制与整饬的动作之习惯,唯有能理解万物感受一切之心的人才有这样安详的容止。”从前听说辜鸿铭先生批评英文《礼记》译名不妥当,以为“礼”不是 Rite 而是 Art,当时觉得有点乖僻,其实却是对的,不过这是指本来的礼,后来的礼仪礼教都是堕落了的东西,不足当这个称呼了。中国的礼早已丧失,只有如上文所说,还略存于茶酒之间而已。去年有西人反对上海禁娼,以为妓院是中国文化所在的地方,这句话的确难免有点荒谬,但仔细想来也不无若干理由。我们不必拉扯唐代的官妓、希腊的“女友”(Hetaira)的韵事来做辩护,只想起某外人的警句,“中国挟妓如西洋的求婚,中国娶妻如西洋的宿娼”,或者不能不感到《爱

之术》(Ars Amatoria)真是只存在草野之间了。我们并不同某西人那样要保存妓院,只觉得在有些怪论里边,也常有真实存在罢了。

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这些话或者说得太大太高了,但据我想舍此中国别无得救之道,宋以来的道家的禁欲主义总是无用的了,因为这只足以助成纵欲而不能收调节之功。其实这生活的艺术在有礼节重中庸的中国本来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如《中庸》的起头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照我的解说即是很明白的这种主张。不过后代的人都只拿去讲章旨节旨,没有人实行罢了。我不是说半部《中庸》可以济世,但以表示中国可以了解这个思想。日本虽然也很受宋学的影响,生活上却可以说是承受平安朝的系统,还有许多唐代的流风余韵,因此了解生活之艺术也更是容易。在许多风欲上日本的确保存这艺术的色彩,为我们中国人所不及,但由道学家看来,或者这正是他们的缺点也未可知罢。

1924年11月



我与书艺

◎台静农

近年来常有年轻人来问我怎样学写字，或怎样能将字写好。我总答道：我虽喜爱此道，却不是此道内行。这往往使对方失望，或不满意，以为我故示玄虚，殊不知我说的是真话。我喜欢两周大篆、秦之小篆，但我碰都不敢碰，因我不通六书，不能一面检字书一面临摹。研究魏晋人书法，自然以阁帖为经典，然从辗转翻刻本中摸索前人笔意，我又不胜其烦。初唐四家树立了千余年来楷书规范，我对之无兴趣，未曾用过工夫。我若以我写石门颂与倪鸿宝便要青年人也如此，这岂不是误人？再说我之耽悦此道，是中年以后的事，中年以前虽未玩弄笔墨，在所知所见的方面自不同于青年人。黄山谷诗云：“俗书喜作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鄙人凡骨凡夫，不敢妄求金丹，也就贸然走上自家喜悦的道路，这于青年人是不足为训的。

三年前被邀举行一次字展，友人就要为我印一专集，虽然觉得能印出也好，却想写几幅自以为还行的给人家看看，拖延至今，竟写不出较为满意的，适有港友赠以丈二宣纸，如此巨幅，从未写过，实怯于下笔。转思此纸既归我有，与其久藏污损，不如豁出去罢。于是奋笔濡墨，居然挥洒自如，所幸尔时门铃未响，电话无声。不然，那就泄气了。这幅字带给我的喜

悦,不是字的本身,而是年过八十,腕力还能用,陆放翁云:“老子尚堪绝大漠”,不妨以之解嘲。

专集既已编成,例应有一序言,可是自家动笔,说好说坏,都不得体。若如怀素和尚,自述挟艺“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凡所赠寺文皆一一举出,大肆炫耀,后来冬心先生好像也有类似的自叙。此种体制在真本领而兀傲玩世者为之,人或赏其恢诡,但决不能作为范本。我的自序还是自白式的好,简单明了,虽无才华,而老实可嘉,兹附录在本文之末。

序文中引了颜之推的家训杂艺篇的话,他是身历南北朝至隋统一才死的,一千几百年前的人了。他的先世从梁武帝朝起工书法的就有数人,直到他的裔孙颜真卿,以书法影响至今。可是之推个人却主张“真草书迹微须留意”,“不必过精”,以免“常为人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宜也”。韦仲将是韦诞,他的“遗戒”是怎样的?据晋人卫恒《四体书势》云:

(魏)明帝立凌霄观,误先钉榜,乃笼盛诞,辘轳长绳引上,使就题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

这故事又见《世说》“巧艺”,不过“巧艺”云韦诞写了以后“头鬓皓然”,未免夸张。颜之推的《杂艺篇》另记了一事:

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

王褒与庾信同是梁亡之后,流落北朝的文士,颜之推与之时代接近。韦王两公还是一时名士,则一般的书家被役使的情形,必有甚于此者。所不可解的,千数百年前如此,千数百